

谢林著作集

先刚 主编

世界时代

Die Weltalter



〔德〕谢林 著 先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谢林著作集

先刚 主编

世界时代

Die Weltalter

〔德〕谢林 著 先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时代/(德)谢林著;先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301-29139-9

I. ①世… II. ①谢… ②先… III. ①谢林(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8791号

- | | |
|-------|--|
| 书 名 | 世界时代
SHIJIE SHIDAI |
| 著作责任者 | (德)谢 林 著 先 刚 译 |
| 责任编辑 | 王晨玉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139-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33印张 |
| |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11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中文版“谢林著作集”说明

如果从谢林于1794年发表第一部哲学著作《一般哲学的形式的可能性》算起,直至其1854年在写作《纯粹唯理论哲学述要》时去世为止,他的紧张曲折的哲学思考和创作毫无间断地整整延续了60年的时间,这在整个哲学史里面都是一个罕见的情形^①。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神圣家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里面,谢林扮演着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诚然,这个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地评估了谢林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功绩和定位,但另一方面,它也暗含着一个贬低性的判断,即认为谢林哲学尚未达到它应有的完满性,因此仅仅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铺垫和准备。这个判断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黑格尔逐渐登上哲学顶峰的过程中,谢林的哲学思考始终都与他处于齐头并进的状态,而且在黑格尔于1831年去世之后继续发展了二十多年。一直以来,虽然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哲学家都曾经对“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个近乎僵化

^① 详参先刚:《永恒与时间——谢林哲学研究》,第一章“谢林的哲学生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43页。

的思维模式提出过质疑,但真正在这个领域里面给人们带来颠覆性认识的,乃是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于1955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的巨著《德国唯心主义在谢林后期哲学中的终结》^①。从此以后,学界对于谢林的关注度和研究深度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趋向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谢林才是德国古典哲学或德国唯心主义的完成者和终结者^②。

我们在这里无意于对谢林和黑格尔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妄加评判。因为我们深信,公正的评价必须而且只能立足于人们对于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经典著作。进而言之,对于一位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学者来说,无论他的重心是放在四大家里面的哪一位身上,如果他对于另外几位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么很难说他的研究能够获得多少准确而透彻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谢林著作的译介尤其是一项亟待补强的工作,因为无论对于康德、黑格尔还是对于费希特而言,我们都已经拥有其相

① Walter Schulz, *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Stuttgart 1955; zweite Auflage, Pfullingen, 1975.

② 作为例子,我们在这里仅仅列出如下几部著作:Axel Hutter, *Geschichtliche Vernunft: Die Weiterführung der Kantischen Vernunftkritik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Frankfurt am Main, 1996; Christian Iber, *Subjektivität, Vernunft und ihre Kritik. Prager Vorlesungen über den Deutschen Ide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9; Walter Jaeschke und Andreas Arndt, *Die Klassische Deutsche Philosophie nach Kant: Systeme der reinen Vernunft und ihre Kritik (1785-1845)*. München, 2012.

对完备的中译著作,而相比之下,谢林著作的中译仍然处于一种非常匮乏的局面。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了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翻译出版规划,希望以此推进我国学界对于谢林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工作。

中文版《谢林著作集》所依据的德文底本是谢林去世之后不久,由他的儿子(K. F. A. Schelling)编辑整理,并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卷本《谢林全集》(以下简称为“经典版”)①。“经典版”《谢林全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二部分(第11—14卷)首先出版,其内容是晚年谢林关于“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的授课手稿,第一部分(第1—10卷)的内容则是谢林生前发表的全部著作及后期的一些手稿。自这套全集出版以来,它一直都是谢林研究最为倚重的一个经典版本,目前学界在引用谢林原文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也是以这套全集为准,比如“VI, 60”就是指所引文字出自“经典版”《谢林全集》第六卷第60页。20世纪上半叶,曼弗雷德·施罗特(Manfred Schröter)为纪念谢林去世100周年,重新整理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谢林全集》②。但从内容上来看,“百周年纪念版”完全是“经典版”的原版影印,只不过在篇章的编排顺序方面进行了重新调整而已,而且“百周年纪念版”的每一页都标注了“经典版”的对应页码。就此而言,无论人们是使用“百周年纪念版”还是继续使用“经典版”,本质上都没有任

① F. W. J. Schelling,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und Augsbur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1856-1861.

② *Schellings Werke. Münchner Jubiläumsdruck, nach der Originalausgabe (1856-1861) in neuer Anordnung*. Hrsg. von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1927-1954.

何差别。唯一需要指出的是,“百周年纪念版”相比“经典版”还是增加了新的一卷,即所谓的《遗著卷》(Nachlaßband)^①,其中收录了谢林的《世界时代》的1811年排印稿和1813年排印稿,以及另外一些相关的手稿片断。1985年,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又编辑出版了一套六卷本《谢林选集》^②,其选取的内容仍然是“经典版”的原版影印。这套《谢林选集》因为价格实惠,而且基本上把谢林的最重要的著作都收录其中,所以广受欢迎。虽然自1976年起,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启动了四十卷本“历史—考据版”《谢林全集》^③的编辑工作,但由于这项工作的进展非常缓慢(目前仅仅出版了谢林1801年之前的著作),而且其重心是放在版本考据等方面,所以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来说暂时没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来,“经典版”《谢林全集》直到今天都仍然是谢林著作的最权威和最重要的版本,在谢林研究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我们把它当作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底本,这是一个稳妥可靠的做法。

目前我国学界已经有许多“全集”翻译项目,相比这些项目,我们的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主要宗旨不是在于追求大而

① F. W. J. von Schelling, *Die Weltalter. Fragmente. In den Urfassungen von 1811 und 1813*. Hrsg. von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Biederstein Verlag und Leibniz Verlag, 1946.

② F. W. J. Schelling, *Ausgewählte Schriften in 6 Bänden*. Hrsg. von Manfred Fran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③ F. W. J. Schelling,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Im Auftrag der Schelling-Kommission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erausgegeben von Jörg Jantzen, Thomas Buchheim, Jochem Hennigfeld, Wilhelm G. Jacobs und Siegbert Peetz. Stuttgart-Ban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76 ff.

全,而是希望在基本覆盖谢林的各个时期的著述的前提下,挑选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力争成为一套较完备的精品集。实际上,即使从我们的初步规划来看,中文版《谢林著作集》也已经有十六卷的规模,而如果这项工作进展顺利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基础上陆续推出更多的卷册(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整理出版的晚年谢林的各种手稿)。也就是说,中文版《谢林著作集》将是一项开放性的长期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更多支持。

本丛书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谢林著作集》的翻译和研究”(项目批准号 15JJD720002)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先 刚

2016年1月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谢林的“世界时代哲学”构想及其演进 (代序)

一、历史和文本背景

谢林于1809年出版了《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该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将会以一系列其他论文来补充当前的这篇论文……”(VII, 416)在当时，无论对于公众还是对于谢林本人而言，都没有料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一部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事实上，谢林并没有从事那篇论文的补充工作，而是自1810年起开始构思一部内容庞大、形式新颖的哲学著作——一部在结构上类似于但丁的《神曲》，由“过去”“现在”“未来”三部曲组成的《世界时代》(*Die Weltalter*)。学界对此充满期待，而谢林最初的工作进展也颇为顺利，《世界时代》的第一卷“过去”很快于1811年年初完成。在付印之前，谢林在给出版商柯塔(J. F. Cotta)的信中自豪地写道：“我的这部代表作(Magnum Opus)……在我迄今写就的东西里，就内容而言最为丰富，就表达而言最为通俗易懂。”^①然而，就在印刷机即将启动的最后关

^① Horst Fuhrmans und Liselotte Lohrer (hrsg.), *Schelling und Cotta. Briefwechsel 1803-1848*, Stuttgart, 1965, S. 58.

头,谢林决定撤销出版,重写书稿。第二个版本的“过去”于1813年完成,同样在正式付印的前夜被谢林叫停。如此几番之后,尽管谢林仍然勤奋地埋头伏案工作,但公众对此的期待和兴趣已经在慢慢消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除了“世界时代哲学”这个名称之外不知道任何具体的内容。这期间,谢林的最大劲敌黑格尔却在不断发表重量级的著作(1812—1816年的《逻辑学》、1817年的《哲学全书》、1821年的《法哲学原理》),它们在不断巩固黑格尔的声望的同时,大大地削弱了谢林的影响力。而谢林直到1854年去世为止,仍然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他的1809年之后的哲学思想被冠以一个笼统的“后期哲学”的头衔,不为人们所了解。而且由于谢林晚年闭口不提“世界时代”,而是以“神话哲学”“启示哲学”“否定哲学—肯定哲学”等名义来讲授他的哲学思想,以至于“世界时代哲学”的内容及其意义成为一个谜。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世界时代哲学的粗略了解只能通过谢林的儿子K. F. A.谢林编辑的《谢林全集》第八卷中收录的“世界时代·残篇”(VIII, 195-344)。在该卷的前言中,K. F. A.谢林说道:“这是人们曾经长久期待的那部著作的第一卷,其中的一些篇章先是在1811年年底,然后在1813年再次付印。而这里发表的内容很有可能写于1814年或1815年,是第一卷的各个修改稿中最完整的一个……”(VIII, V)遗憾的是,由于K. F. A.谢林在整理其父亲遗稿时的偏颇认识和一些编辑学上的失误,这部分“残篇”远非反映谢林世界时代哲学的最佳版本。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施罗特尔(Manfred Schröter)在慕尼黑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谢林手稿里意外地发现了K. F. A. 谢林提到的《世界时代》第一卷“过去”1811年及1813年的排印稿,以及相关的至少12份不同的修改稿。可惜就在他刚把1811年和1813年的排印稿借到家中誊写,整个慕尼黑大学图书馆及其馆藏就在英美联军1944年7月的地毯式轰炸中葬身火海。当施罗特尔1946年以《世界时代·原稿》^①的名义将仅存的两份排印稿正式整理出版时,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文本中蕴含的深刻思想立即引起了学界关注,成为推动谢林哲学复兴的一大动力。

与1811年和1813年的《世界时代·原稿》相对应的,是谢林于1827/1828年冬季学期在慕尼黑大学讲授的《世界时代体系》。此前谢林曾经宣称:“我将在紧接着的冬季学期里第一次宣讲人们长久期待的《世界时代》的内容。”^②确实,这是他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公开讲授世界时代哲学。看起来,谢林想要给持续了十多年的世界时代哲学一个至少是阶段性的总结,所以他特意为这些思想加上了早已慎用的“体系”的头衔。《世界时代体系》^③由皮茨(Siegbert Peetz)1990年整理出版,它可以说代表着谢林世界时代哲学的终结,同时也代表着更后期的哲学思

① Schelling, *Die Weltalter. Urfassungen*. Hrsg. und eingeleitet von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Piper, 1946. 以下简称为“WA”。

② Horst Fuhrmans, *Schelling-Briefe aus Anlaß seine Berufung nach München im Jahre 1827*, 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64. (1954), S. 291.

③ Schelling, *System der Weltalter. Münchner Vorlesungen 1827/1828 in einer Nachschrift von Ernst von Lasaulx*. Hrsg. von Siegbert Peet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0. 以下简称为“SWA”。

辨的开端。

作为1811—1827年间中介的谢林于1820/1821年在埃尔兰根大学的授课内容由富尔曼斯(Horst Fuhrmans)在1969年以《全部哲学的本原》^①的名义整理出版,其中的第一部分已经以《作为科学的哲学的本质》为题收录在《谢林全集》第九卷里(IX, 209-246)。正如富尔曼斯一再强调的,埃尔兰根大学讲授录《全部哲学的本原》是“世界时代哲学的一部分”(Initia, XVII)。

在施罗特尔、富尔曼斯、皮茨整理的原始文献相继出版之后,我们对于谢林的世界时代哲学的基本思想及其发展演进终于可以进行一番梳理。此外,格罗奇(Klaus Grotzsch)于2002年根据收藏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谢林遗稿整理出了《世界时代·片断汇集》^②,其中一份大致作于1814年,内容相对完整的第81号手稿(Niederlassung 81)对于我们理解世界时代哲学早期的发展演进有较多的帮助。

二、世界时代哲学的总体规划与时间问题

谢林自从1801年发表《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以来,直到1810年的《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都把自己的哲学称作“同一性哲学”或“绝对同一性体系”(VII, 421),其核心要点在于:1)绝对者或上帝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具体的万物之间只有各种规定

① Schelling, *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 Erlanger Vorlesungen 1820/1821*. Hrsg. und kommentiert von Horst Fuhrmans, Bonn: Bouvier, 1969. 以下简称为“Initia”。

② Schelling, *Weltalter-Fragmente*. Hrsg. von Klaus Grotzsch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Wilhelm Schmidt-Biggemann,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2002.

性的量的差别,在本质上是同一个存在,是绝对同一性;2)一切认识都是绝对者的不同程度的自我认识;3)绝对同一性是哲学的开端和终结。这个与斯宾诺莎哲学颇为相似的“大全一体”(Hen kai Pan)体系也不断遭到来自雅各比、弗·施莱格尔、埃申迈耶尔等持有宗教一神学立场的人的类似指责,即其中没有“上帝”“人格性”“自由”“道德”“时间”等的位置。对此谢林在1804年的《哲学与宗教》以及1809年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里对这些人做出了明确的回应,他不仅指出哲学与宗教在根本上是一种同盟关系,宗教的对象本来也是哲学的对象^①,更指出这些对象(比如“自由”“道德”)只有在一个理性的哲学体系内才能得到充分、正确的阐释^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谢林的这些回应里,并没有特别关注到“时间”问题。整个同一哲学强调的是“从永恒的立场看来”“从理性的立场看来”“从思辨的立场看来”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杂多及其条件(空间和时间)都是非本质的,不能应用到绝对者或上帝身上的东西。就本质而言,一切都是永恒,与时间没有半点关系(Vgl. IV, 117, 119, 135; V, 375-376; VI, 60; VI, 158-159);通常所谓的“时间”不过是一种片面的、站在有限的立场上来观审事物的方式,就本质而言,甚至可以说时间并不存在(VI, 270-271)。

① 参阅先刚:《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谢林〈哲学与宗教〉释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参阅先刚:《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载于《哲学门》第十九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因此,当时间问题成为世界时代哲学的主导线索,这无疑是谢林的整个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谢林感到,那种静态的永恒同一关系不再能够充分地表述绝对者或上帝的“活生生的概念”,时间不应该只是一种虚幻不实在的观审方式,“上帝的发展”不应该只是一种逻辑上的、与时间无关的推演顺序,而是应该在现实的、真实的时间里有所反映。于是,在《世界时代》的一份“最早的构思草稿”里,谢林写道:“仅仅认识到那个‘一’,这仍然是不充分的,此外同时还必须认识到那三个部分。因为,作为‘一’和作为‘多’的是同一个东西,或者说,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存在的是同一个东西……按照这个理解,我以最简洁的方式给读者提供了这部著作的一个概念,相应地,这部著作也将按照‘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代划分为三卷。”(WA III, 187/188)也就是说,“绝对同一性体系”应当转变为“世界时代体系”或“时间体系”。可以说,在谢林之前,还没有哪位哲学家如此深切地意识到了时间问题的迫切的现实性。正如谢林所说:“长久以来,还没有哪个概念像‘时间’概念那样遭到如此的轻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概念,任何科学的合理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WA III, 224)这并不是谢林一时兴起的夸张言辞,即使在十六年之后,他仍然保持着同样的看法:“时间是哲学里面所有研究的出发点。如果没有对于时间的确切解释,就不可能得出任何合理的发展。”(SWA, 16)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准备在这里深入讨论谢林的时间

学说^①,而是着重指出谢林有关时间的若干思想对于他的世界时代哲学的总体规划的意义。在此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1811年的《世界时代》原稿还是在1820年的《全部哲学的本原》及1827年的《世界时代体系》里,有关时间的讨论都是出现在全书的开端和结尾,这个现象反映了谢林的哲学思辨的一个基本方法,也就是说,在一开始提出时间问题的意义并破除掉一些相关的错误见解之后,仍然要从哲学的最高本原——绝对者或上帝——的概念入手^②,逐步推演出一个完整的(至少就结构框架而言)体系,最后从这个体系出发来揭示出时间及其从属概念的真正意义。就此而言,谢林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完全不同于海德格尔的那种直接从生活体验出发的生存论时间分析。

在《世界时代》各个版本的开篇的叙述里,谢林都强调了“过去”概念的特殊意义:“‘过去’——一个崇高的,属于所有人但却只被少数人理解的概念。”(WA II, 23)真实的情况是:“认识到真正的‘过去’的人何其之少!”(WA I, 20)那么,这个概念究竟包含着什么玄奥的意思呢?在常人看来,“过去”仅仅意指相对现在而言不再存在,随着每一瞬间的流逝而不断扩大的那个时间段;不仅如此,所谓“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分都只是相对的,从不同的立场看来,每一个时间点都既可能是过去,也可能是现

① 相关的详细研究参阅先刚:《永恒与时间——谢林哲学研究》第二章“谢林对于永恒和时间的先行理解”(第85—103页)及第八章“谢林的时间学说”(第241—3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② 用谢林的话来说,就是:“在我们从开端踏上漫长幽暗的时间大道之前,有必要简要地将那个凌驾于一切时间之上的最高者表述出来,是它愿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启示自身。”(WA I, 25/26)

在或未来。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是属于一个前后可以无限延伸的大的时间,其中只有相对的区分。谢林并不接受这种线性流逝的时间观,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一将通常的“过去—现在—未来”包揽在内的大的时间并不是时间的全部,而仅仅是时间的一个部分,是“阳光规定下的现世时间(weltliche Zeit)”(WA III, 188)或“这个世界的时间”(SWA, 14),它必须和作为前世时间(vorweltliche Zeit)的“过去”和作为后世时间(nachweltliche Zeit)的“未来”一起才构成完满的世界时代。如果我们注意到“时间”和“世界”这两个概念在谢林那里的亲缘性^①,特别是他的复数形式的“世界时代”概念,那么可以说,谢林已经坚定地突破了斯宾诺莎的“内在论”立场(即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整体,可以纯粹通过自身而被理解),而是设定了两个现实的、与这个世界时代(现在)区分开的世界时代(作为前世的“过去”及作为后世的“未来”),而且把最大的关注点放在了那两个世界时代(特别是“过去”)上面。谢林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世界时代哲学的主要任务“从根本上来说无非就是探究前世的事物”(WA III, 192)。到了后来的《世界时代体系》,他更是明确地指出:“超越世界——这就是哲学的内容、追求和归宿。”(SWA, 16)与之相反,“早先时期的所有哲学的出发点都是‘现在’,即那

① 在谢林看来,“世界”(Welt)这个词就是来源于“绵延”(Währung)。在1827年的《世界时代体系》里他说道,世界不过是“一个间断,一段延续,一个特定的时间”(SWA, 16);在1830/1831年的《启示哲学原稿》里,谢林重复了同样的话。Vgl. Schelling, *Urfassung der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1831/1832*. Hrsg. von Walter E. Ehrhard, Hamburg: Meiner, 1992, S. 138. 以下简称为“UPhO”。

个根本错误的前提,以为世界和人类的意识还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整体。这是所有单纯逻辑性的哲学的基本错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世界只是一个不可把握的整体,其中包含着一个不确定的‘过去’的产物。”(SWA, 13)这段话不但表达了对于内在论的拒斥,而且与所谓的“单纯逻辑性的哲学”划清了界限:也就是说,内在论同时也是一种逻辑主义,它总是从一个最高的或最基本的概念出发,按照逻辑的必然性推演出整个世界。在这种内在论—逻辑主义里,在先的或过去的东西单纯作为逻辑上的理由就确保并规定了世界的存在;但如今的谢林恰好想要表明,“过去”不仅仅是“现在”的先验根据,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使得现在存在,并将过去与现在区分开。《世界时代》的“过去”卷,就是要探究那个原初实在发生了的行动,这不仅是世界时代哲学,也是更后期的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的各种“导论”所主要考察的对象。

与此相应的是谢林在《世界时代》的导论一开始就提出的那句神谕一般的箴言:“过去的被知道,现在的被认识,未来的被憧憬。知道的东西被叙述,认识的东西被呈现,憧憬的东西被预言。(Das Vergangene wird gewußt, das Gegenwärtige wird erkannt, das Zukünftige wird geahndet. Das Gewußte wird erzählt, das Erkannte wird dargestellt, das Geahndete wird geweissagt.)”(WA I, 3; WA II, 3; VIII, 199)根据这个对称的结构,谢林提出了三个认识对象(过去—现在—未来),三种认识方式(知道—认识—憧憬)和三种表述认识的方式(叙述、呈现、预言);在这里最引